

全球化背景下地域分工演进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影响机理

李少星¹, 颜培霞², 蒋波¹

(1.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济南 250013; 2. 山东社会科学院, 济南 250002)

摘 要: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全球在地化与在地全球化的双向过程使地域分工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进而对城市化空间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新的地域分工具三方面的特点:一是从国内的区域尺度分工跃迁至全球尺度的地域分工,二是由过去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转向在同一产品内部根据价值链划分进行分工合作的产品内分工,三是伴随国际和国内地域分工演进而产生的新的地域关系。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内涵也不再只是停留在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差异上,也包括了城镇人口的集聚形态、城市间的联系与层级架构、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等内容。地域分工演进不仅促进了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演变,还催生了新的城市化空间形态。地域分工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作用首先在于“地域分工—区际贸易—空间集聚—新的地域分工”的闭合循环,这是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一般过程,并在基础条件、市场发育、制度安排、技术进步等核心要素的驱动下得以运行,在全球化等背景驱动要素的作用下改变其速度、形态与结构。文章运用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对全国、城市区域、都市区等三个不同层面上的城市化空间差异进行了逻辑解释。

关 键 词:全球化;地域分工;城市化空间格局;关系;机理;长三角地区

1 引言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城市化现实空前复杂。一方面,根据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判断,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1-2],但区域在自然条件、历史基础和发展现状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城市化现状、过程与动力机制纷繁错综。另一方面,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地方化等内外部变革趋势作为新背景和新因素的作用逐步强化^[3],对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产生根本性影响^[4-7]。

伴随着客观现实的不断变化,国内外有关城市化的研究也日渐丰富。从研究背景上看,全球化、市场化、地方化、信息化等区域发展环境受到足够重视,对地方城市化进程的革命性影响不断被引入研究^[8-13]。

从研究尺度上看,多尺度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不断增多^[14-19]。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有城市化的空间形态与特质^[20]、城市化空间格局的特征研究^[21-22]、

城市化的空间过程研究^[23-24]和城市化的空间机理研究^[25-26]。而研究的方法更是日趋多样,从原来的定性研究、统计描述等方法^[27]逐步过渡到空间分析、数理模型模拟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应用的阶段^[28-29]。但面对中国城市化的艰巨性、渐进性、集约性、生态性等传统问题^[30],以及公平性、均衡性、依附性^[31]等新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合理解释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而当前的城市化理论还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些国家需求,仍然存在一些薄弱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的“舶来”痕迹仍然存在,需要构建根植于我国国情的研究框架;二是研究的基本逻辑不够清晰,应理顺城市化的外部环境和城市化基础过程之间的关系;三是研究的内容不符合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特点,对城市联系、非物质流的流动与集聚等问题关注不够,需进行有机综合。因此,有必要结合中国独特复杂的城市化现实,尝试总结符合时代特征的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分析框架,以深化城市化研究,为城市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收稿日期:2010-01; 修订日期:2010-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971092)。

作者简介:李少星(1983—),男,工程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E-mail: lisx_198327@163.com

2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2.1 基于地域分工的城市化一般过程

城镇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以非农业活动为主的人类聚居点,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32]。在设置城镇的标准被人类“发明”之前,也就是对于自然状态的城市化过程来说,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口的地域集中才是城市化的本原含义。从动态和连续的角度看,这一过程既包括在城镇地域范围内发生的非农就业集中,也包括在乡村地区发生的非农就业集中,因为没有后者发生就不可能有新城镇的不断产生。所以,把城市化的内涵还原到本义之后可以看到,非农就业的地域集中直接推动着城市化进程。

而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如何得以形成?为何有的聚居点成为数千万人口的超级都市,而有的只有千百人?首先是区域自然情况空间差异的客观存在,人类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地域分工。由于不同的产业类型对就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轻重工业的区别,同时各个居民点有千差万别的产业组合,形成了不同的非农就业集中状态,由此促进了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33]。

地域分工在形成之后,可能由于区域资源情况的不断变化,使分工赖以形成的基础随之改变;或者由于技术进步,使产业的非农就业弹性不断降低;或者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出现新的产业部门等。这些变化都会影响到地域产业组合的结果,进而推动城市化空间格局不断演化。

因此,根据相关原理可以确定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一般过程就是“地域分工的形成—产品的区际贸易—要素的空间集聚—新的地域分工”的闭合

循环。“地域分工”既包括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工、城市与城市的分工、乡村与乡村的分工以及不同尺度上两个或多个区域之间的分工,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区际贸易是分工得以实现的途径,而空间上的集聚则是城市化的结果,进一步推动地域分工,形成自我加强的因果累积。三者的作用关系形成城市化的点、线、面的空间格局。

三要素间的作用机制包括:①地域分工具有自然演进的特点,故随着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域之间会形成劳动地域分工,不断深化的劳动地域分工使地域间的贸易规模和种类不断扩大。②区际贸易实现了生产者剩余,促使其扩大生产规模,推动集聚;地理要素的影响会使贸易集中于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成为商品流动节点,促进此类地区更快发展;贸易媒介的阻力作用及其改善会促使形成不同的集聚形态;贸易的网络效应等。③地域规模的扩大本身就是分工深化的表现,空间集聚的协同效应又进一步提高了分工水平。

2.2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演化机理

在建构城市化一般过程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外围要素通过影响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一般过程,对地域分工、区际贸易和空间集聚三大要素和他们之间的作用通道施加影响,最终推动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演变;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化是外部驱动力量与城市化一般过程的复合行为。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外围驱动要素可分为两个层次:核心驱动要素和背景驱动要素。核心驱动要素是指推动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基本要素,与时代无关,包括基础条件、市场发育、制度演化和技术进步^[34]。而后者表达了特定历史背景对城市化发展影响,在当代则集中体现为全球化与信息化、地方化、市场化等三种技术和制度上革命性变化过程的交织互动(表 1)。

表 1 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外围驱动要素系统

Tab.1 Peripheral element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要素系统		主要内涵	示例	主要作用途径
核心驱动要素	基础条件	地域单元在一定时间点所具有的能够影响其未来发展的要素集合	矿藏、地形、区位优势、历史、经济等	形成地域分工、改变贸易条件、影响集聚形态等
	市场发育	社会需求的高级化或生产分工的必要化	汽车的发明	推动地域分工演化
	制度演化	社会制度(包括文化)、生产组织方式、政策的变化	福特制的组织方式	影响地域分工、区际贸易和空间集聚的实现
	技术进步	产品、生产技术或工艺的改善等	蒸汽机的出现	改变地域分工、改善贸易条件
背景驱动要素	全球化	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跨国公司	推动地域分工、改变贸易规模与流向
	信息化	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与信息产业发展	远程通讯网络	改变地域分工、改善贸易方式、影响集聚形态
	地方化	地方政府被赋予更大自主权的过程	税务体制改革	改变地域分工、影响产品贸易及要素集聚
	市场化	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	国企改革	消除区际贸易壁垒、要素集聚自由化

3 全球化背景下地域分工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作用路径

3.1 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基本特征

从全球视野来看,城市化的加速进程,并不单纯表现为城市数量及规模迅速扩张,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及流动的扩展与增长^[35]。当今世界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发展是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其明显的时代特征表现为:各种经济资源的全球流动的增长,打破国家的界限,世界间的城市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

因此,就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化而言,其焦点将不只是关注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而且还包括了由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规模的改变、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间的联系与层级架构,还有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等内容^[36]。

运用区域研究的传统分析方法,将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分析框架确定为点、线、面和等级四要素。点以城镇为描述对象,阐释城市的增加、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职能的演化等内容;线以城市联系为描述对象,阐释城市间的相互作用;面以区域为描述对象,总体把握区域的城市化进程;等级主要表达规模因素在大小上的尺度划分以及质的分级。

3.2 新地域分工的基本特征

概括起来,全球化时代的地域分工演进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图 1):

(1) 尺度跃迁,从国家内部区域尺度的分工跃迁至全球尺度的地域分工。远程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一系列国际制度框架的构建使生产要素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流动,也使企业总部对分支机构的跨国控制成为可能,二者共同推动了区域分工的范围扩展至全球。Frobel 等首先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际劳动分工问题,他们认为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具有三个前提:产品生产的空间可分离性,地区间的工资差异,自动化、标准化的生产过程^[37],正是这些条件的实现使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具有跨国组织的经济性。Stroper 和 Scott 总结了全球化时代生产活动的基本特点,那就是绝大多数的企业都在从当地到全球的多个地域尺度上运作^[38-39]。

(2) 形态演进,由过去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转向在同一产品内部根据价值链划分进

行分工合作的产品内分工。转移约束的进一步弱化推动了模块的生产组织方式不断扩展。据统计,零部件贸易作为产品内分工的典型表现,在 1992-2003 年间由 4100 亿美元增至 10400 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 14%,远超过世界贸易平均增长速度^[40]。Helleiner 较早关注了产品内分工这一分工形态和表现^[41]。Arndt 对全球外包和转包等产品内分工现象影响进行了研究^[42]。2002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报告专门讨论“生产分享”(production sharing)问题^[43]。对价值链的分析^[44],对模块化生产网络(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问题的研究^[45],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对产品内分工现象的考察研究。

(3) 关系重构,指伴随国际和国内地域分工演进而发生的地域关系重构。虽然发展中国家能够突破资本与技术门槛切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甚至产出结构呈现高级化的态势,但其依附性与不平等性仍然没有改变,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或“没有发展的增长”。Frobel 等认为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未改变^[37]。Dicken 等认为新国际劳动分工又分为部门空间分工和空间等级分工,并分别由控制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构成^[46]。

3.3 地域分工演进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作用路径

3.3.1 地域分工的尺度跃迁与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界线逐渐淡化,封闭条件下国家内部的分工开始在全球发生。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其产出物在不同空间单元上不存在差别,但对于特定地域而言,其不同范围内的分工却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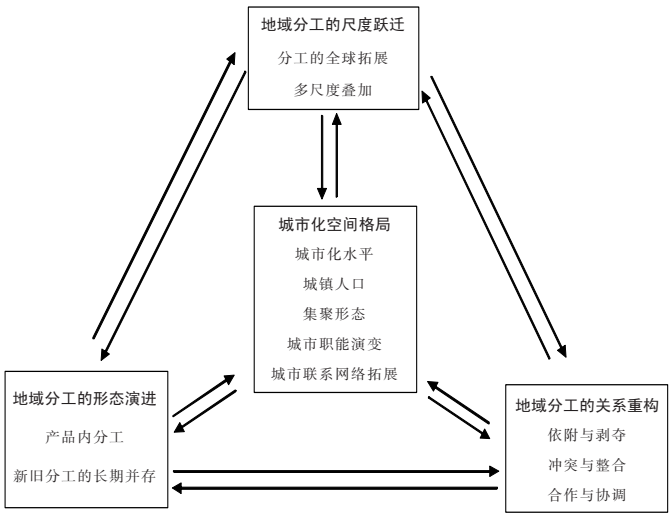


图 1 地域分工演进及其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作用
Fig.1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ts impacts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不同的内容。区域城市化的发展是该区域在不同尺度上参与分工带来的生产者剩余和作为集聚、贸易场所发生扩张的结果。

地域分工的尺度跃迁与叠加塑造新的城市化空间格局。新的地域分工使产品和要素能够在不同地域范围内流动,扩展了市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益,使全球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同时为城市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城市职能的全球化。全球范围内地域分工的重新组织使大量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崭露头角,向更大的范围推销自己的产品、服务和文化。其次,全球城市体系得以形成。少数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的节点城市,若干城市成为协调和控制区域生产的中心,更多的城市承担起组织地方生产的职能,由此形成具有不同等级的全球城市体系。第三,城市发展的极化效应逐渐显化。参与全球分工较为深入的城市持续发展,而边缘化较为明显的城市停滞甚至衰退。第四,城市地域联系的外向化趋势明显。大城市争相发展国际交通枢纽,而中小城市则不遗余力的热衷于快速交通体系的建设,总体上形成一种外部指向型的地域联系模式。

在发达地区,上述影响总体上可概括为形态和功能上的多中心地域结构。面对全球背景中的区域竞争,这些地区急于提高综合服务效能,以获得新的发展。但由于这些地区的发展趋于成熟,面对发展过于集聚的问题,迫切要求在空间上进行疏解,而空间疏解的重要途径就是发展新的次级中心。这些次级中心不仅容纳中心地区转移的人口,要求承担中心地区的部分职能,同时在次级空间单元中发挥功能性作用。从 20 世纪后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各发达国家的空间发展战略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点,体现了地域分工的尺度重组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影响。

3.3.2 地域分工的形态演进与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

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生产环节转移发生在不同尺度上,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全球尺度上,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区段不断输出到交通便利、工资水平低、环境管制宽松的地区,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地区更可能被优先选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渴望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种种便利,甚至超国民的政策优惠,推动了这一过程的加速实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地区、边疆地区由于其区位优势都成为国外投资的热土,比如墨西哥境内沿美墨边界的“Maquiladora”(源自西班牙语,字面上是指磨坊主给

别人磨谷物而收到的作为报酬的谷物,中文可译为组装工厂),美国的材料和零部件运到这里,制成成品后再返回美国^[4]。而输出规模的持续扩大导致了在发展中国家的沿海或边境地区,城镇的普遍增长和密集化态势十分明显。在区域尺度上,发展中国家部分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已经开始积极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发展高级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把传统制造业转移到周边的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在现时全球竞争的背景下,逐渐强调专业化和灵活化的产业组织,加强与大城市和全球的联系,营造当地的发展优势。片段化分工形态导致了生产的彼此依赖,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网络化、密集化,这一过程使城市群的圈层化和城市的都市区化趋势得以明晰,同时为大尺度上城市连绵区的形成提供了个体基础。

另一方面,城市职能出现二维化的发展态势。明显地,大城市在人力资源、信息流动等方面拥有领先优势,各个产业的上游环节(研发、设计等)和下游环节(市场推广、技术服务等)开始在大城市发生集聚,改变了以往以工业为主导的职能。而生产的中间环节发生零散化分解,使中小城市能够专注于某一片段打造其竞争优势。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发展趋势可能存在一定的假象,即前已述及的产出结构的虚高度化,应引起重视。

3.3.3 地域分工的关系重构与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

从地域间的相对地位看,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分工关系可概括为两类,即平等的地域关系和不平等的地域关系。当前的地域分工虽然不再像殖民主义时期沾满血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依赖性,但我们必须看到在这场地域分工调整的变革中,一系列技术突破和制度框架的建立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发起的,从而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域关系具有不平等性。在一国内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这种不平等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具有近似实力和平等权力的地域可能建立平等的关系,但存在两种情况:相互冲突或相互协调,其表现程度视乎各自的经济、历史、文化、政治背景。

地域关系的不平等导致落后地区城市化过程的依附性与脆弱性。落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层次,在新国际分工中必然处于低端位置,生产体系更多地要靠发达地区的“指令”得以运转,越来越多的产业逐渐丧失市场“弹性”,开始失去自我适应市场需求以及随市场应变的能力,危及

到城市化发展的持续动力。同时,外向型的生产体系受制于全球市场的变化,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繁荣时易产生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萧条时可能会由于就业岗位不足、造成大量失业而引发社会矛盾。

冲突的地域关系导致城市化的空间隔离,协调的地域关系可以促进形成有序的空间集聚和合理的城市职能。以我国地方化进程中的城市化过程为例,制度缺陷背景下的分权过程引发了部分地区间的恶性竞争,各地争相发展规模效益强、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一哄而上地建设开发区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导致了城市化的空间蔓延,且各自为政、互补衔接,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在此背景之下,部分地区编制区域规划,引导地域之间在产业发展和空间开发上进行深入地协调,努力构建合理的城市化空间格局。

4 新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城市化的宏观格局

全球化时代的地域分工演进对中国城市化长远发展的影响十分复杂。外资投入、出口导向战略刺激了城市的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已经成为城市规模迅速扩张的重要动力源,这在世界上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镇密集地区,全球与地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已使当地出现连绵化的特征。同时,加工贸易这一参与全球分工的形式比较普遍,使得许多城市的产出结构、出口结构以及城市的职能演化呈现出一种迅速高级化的态势。然而,新的国际分工在为城市化进程创造有利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使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依附性。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层次,在新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生产体系更多地要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指令”得以运转,越来越多的产业逐渐丧失市场“弹性”,开始失去自我适应市场需求以及随市场应变的能力,危及到城市化发展的持续动力。二是城市化过程的脆弱性。外向型的生产体系受制于全球市场的变化,故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繁荣时易产生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萧条时可能会由于就业岗位不足、造成大量失业而引发社会矛盾。

从当前中国发展的内部环境讲,城市化发展也

面临一定的困境。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步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发展面临着较大压力。这种压力既包括资源环境的外在约束,也包括城市中社会分层、城市贫困现象、城市大量流动人口的管理等问题,可能影响城市的正常运转^[47]。另一方面,随着中西部地区优惠政策的落实、基础设施的改善、开放程度的提高,城市化的持续推动力量却仍然不足^[48]。其实,这两大问题与全球与国内两个层面的地域分工演变具有内在联系。首先,由于外资企业在中国往往是从事产品内加工,其上游产品和销售渠道都是与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密切相关,从物流总成本和及时完成供应链角度来讲,把企业设在东部沿海地区是最有效的,由此形成了生产在东部的集聚,进而带动就业集中^[49]。其次,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城市化效应具有特定的地域指向。“两头在外”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使东部地区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中转地,这种节点地位使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区域失衡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又使地区差距不能得到有效缓解。这或者也可以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滞后提供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我国陆上邻邦的相对落后。在这种思路框架下,有两条路径调整我国的城市化空间格局:一是加强与陆上邻国的分工与贸易,二是让东部承担起引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龙头”作用。

5 城市间分工与多中心城市区域发展: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城市分工的尺度逐渐覆盖了更大的地理范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的尺度重组过程,这一地理范围内的城市体系也变得越来越多中心。自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以上海为主导地位对江浙两省城市和区域集聚和辐射作用增强,苏州、无锡、宁波等周边城市主动承接上海制造业的转移,形成与上海错位发展的战略格局。根据在参与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不同,各个城市的发展定位逐渐明确。上海的经济总量、综合竞争力、服务功能、创新能力等总体上接近或已经达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水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已基本奠定,逐步向全球城市的方向发展。而南京和杭州成为了在长江三角洲南北两翼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南京重点发展石

化产业,与扬州、镇江共同打造全球石化产业基地;杭州重点发展创意、包装、物流业,推动湖绍、温台和金衢等地企业的全球化。苏州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基础,与无锡、常州实现功能整合,共同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宁波利用优越的港口资源,与舟山整合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枢纽港,成为长江三角洲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接全球的过程中,各个城市根据自身的基础条件和竞争优势,形成了不同的尺度结构,在区域中发挥不同的作用。通过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尺度重组的过程得以实现,并使发展的普遍性得到实现。尤其是那些更积极和更有条件参与这一过程的地区,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了多中心化的趋势。其次,制造业的地域间分工也得以不断加强。以汽车产业为例,长江三角洲地区汽车产品的研究开发价值环节在空间上基本上是配置在上海以及南京、杭州等技术、信息与人才要素密集的区域中心城市,集聚程度十分明显;零部件制造环节主要分布在苏州、无锡、常州和杭州、宁波、台州等劳动力密集、交通便利、土地便宜且产业配套能力强的区域,相对而言,布局最为分散;整车组装环节主要配置在上海以及南京、无锡、宁波等技术和资本密集的区域中心城市。反过来又由于不同汽车部件的产品特性,使地域间呈现不同的发展特性。同时,由于各个生产片段进行组合、调试的需要,各个地域间的联系日益频繁和密集化。

进入 21 世纪后,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格局的演化过程中始终有两种力量同时存在。一方面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已经形成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在区域内进行产业、发展政策、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统筹,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这样的发展现实。另一方面,地区间、尤其是同等发展水平地区之间的竞争关系十分明显。由于地方利益和政府介入市场经济,不同形式的以吸引投资为目标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基于地方保护的城市建设迅速蔓延,产生经济效率损失的同时,也使这一地区资源短缺、环境脆弱和空间紧张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长三角地区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实现过程已经受到地方保护和地区间恶性竞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同构等方面。为争取投资,各地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竞相压价。上海实施的“降低商务成本试点区”(173 工程)计划,江苏提出的沿江开发战略,浙江要建设的环杭州湾

产业带等,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大规模地争夺有限的外部资本。由于行政区的壁垒,长三角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诸多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和跨界设施难以协调两个方面。在港口建设上有宁波北仑港、上海大小洋山港和南通洋口港等海港之间的无序竞争;在机场建设上有机场间缺乏有效的分工合作、有上海虹桥机场国际货运功能的转移等事件;在过江通道建设方面,上海和江苏的南通市间过江通道选址的长期争议等。最后,由于长三角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文化、历史、区位、资源条件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长期以来形成了城市产业功能定位同化和同构现象。这种局面使“两头在外”的长三角企业在原材料和市场的双重竞争中相互倾轧、竞相压价,引发了激烈的内部矛盾,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经济割据的局面,致使地方经济发展在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和市场开拓等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总之,城市间的关系协调对长三角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

6 城市内部分工与大城市区的形成: 以上海都市区为例

最初在上海建城与黄浦江通江达海的航运功能密切相关,并且依托黄浦江发展的格局长期没有改变。解放后由于强调工业的发展,对链接全球的枢纽功能重视不够,上海选择了在近郊区和沿黄浦江地区布局工业区。这一时期,上海市的空间结构仍持着单核心近域推进的形态,黄浦江和苏州河成为维系城市骨架的轴线^[49]。从 1970 年代开始,上海进入以石化、钢铁工业发展为标志的重工业化时期,但外围卫星城的发展比较缓慢,以市区为中心的地域结构仍非常明显。1990 年浦东的开发开放使上海承载了新的历史使命,“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标志着其衔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枢纽地位的重重新确立。这一功能定位要求上海市必须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地位,带动外围地区发展,以发挥其在长江流域和整个国家中的历史作用。上海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以适应这一要求,通过调整产业次序、推进资产重组、进行土地置换,推进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布局三位一体的整体结构调整与优化战略。东部建设上海微电子产业基地,南部临杭州湾地区推动形成石化工业带,西部嘉定地区积极建设国际性现代化汽车产业基地,北

部重点发展钢铁及配套延伸产业带。随着中心城区的调整和外围地区的发展,市区的人口和就业大规模外迁,在外围地区重新集聚,使空间形态的多中心地域格局开始形成。这一历程表明,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地域分工的尺度跃迁与尺度结构重组推动了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生成。

产品内分工的演变使同一产业不同生产区段在空间上分离,制造工厂被不断转移到外围地区,而外围地区的管理服务职能向中心城区的集聚在必要性的基础上获得了可行性。以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的下属企业为例,其下属零部件企业的外迁现象十分显著。但与此同时,汽车物流、汽车国际贸易、汽车服务、汽车金融、汽车销售等相关的服务部门在中心城区的布局越来越完善、服务能力越来越强大。因此,汽车产业各个区段的布局调整反映出,制造企业的外移一方面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成本的降低使服务环节有能力为市场提供更加完善、更加优质的服务。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中心城区的再生和集中,使地区和地区的商业、金融贸易成为上海经济的有生力量,亦加速了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变。

中心城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要素的重新配置,使新城获得发展机会。以嘉定为例加以说明。由于嘉定区定位于“以汽车文化为品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具有独特人文魅力、持续创新力、高科技水准和综合辐射功能的现代化新城,是上海市最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之一,是上海市近期重点推进发展的新城之一”,随着上海主城的第二产业向周边地区辐射,在捕获汽车产业空间转移方面获得成功。不考虑这些大企业落户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仅乘数效应本身已相当可观,大大推进了嘉定新城的总体建设。同时,由于新城目前承担的还只是制造功能,技术研发、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上下游的环节仍然集中在中心城区,必然由于产品整合的需要而产生中心城区与外围新城间密集的日常联系。为适应这一需求,上海已经、并将更加强化中心城区与新城的快速交通通道建设,而快速、大运量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其提供了可能。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上海市分期分批实施区、县合并或撤县建区,以适应城市化的发展。1997 年,撤消金山县,与原石化地区合并成立新的金山区;1998 年,松江县撤县建区;1999 年,青浦县撤县建

区;2001 年,南汇、奉贤两县同时撤县建区。到 2006 年底,上海市共辖 18 区 1 县。上海市借助行政手段,调整了中心城区与外围区县的相互关系,大大推进了都市区内统筹发展的进程,为都市区的城市化提供了保障。

7 结论

通过理论演绎和三个层面上的实证分析,文章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地域分工发生重大变化,并推动着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复杂演进。尤其是,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在内外环境的剧烈变动中,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面临重大转折,非常有必要加强地域分工与城市化空间格局之间关系的研究,以期得出富有意义的创新结论。本文的研究表明:

(1) “地域分工—区际贸易—空间集聚—地域分工”的闭合循环是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的一般过程,并在基础条件等一般驱动要素和全球化等背景驱动要素的复杂作用下,改变城市化的空间特征。

(2) 全球化背景下,地域分工和城市化空间格局的研究范畴具有新的内涵。地域分工的演进需要从尺度跃迁、形态演进和关系重构等三方面进行系统阐释;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可以运用地理学“点、线、面、等级”的分析传统加以描述。

(3) 地域分工的多重演进推动了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不断演变,并催生了全球城市体系、多中心城市区域、都市区等新的、复杂的城市化空间形态。

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化的格局与动力必将进行重组,但如何因势利导,借以提高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减少依附性和脆弱性带来的风险,尚需我们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 [1] 叶嘉安,徐江,易虹.中国城市化的第四波.城市规划,2006,30(增刊):13-18.
- [2] 方创琳,刘海燕.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剥夺行为与调控路径.地理学报,2007,62(8):849-860.
- [3] Hall P. The World Cities. 2nd 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7.
- [4] 胡序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规划学刊,2007(4):53-55.
- [5] 顾朝林.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城市规划,2006,30(3):26-31.
- [6] 顾朝林,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北京:商务印

- 书馆, 1999.
- [7] 张京祥, 罗震东, 何建颐. 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7.
- [8] Marcotullio P J. Asian urban sustainabil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1, 25(4): 577–598.
- [9] Garza G. Global economy, metropolitan dynamics and urban policies in Mexico. *Cities*, 1999, 16(3): 149–170.
- [10] Dematteis Guiseppe.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the Italian urban system. *GeoJournal*, 1997, 43(4): 331–338.
- [11] Zou D. The open door polic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96, 20(4): 525–529.
- [12] Wu F L. China's recent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land and housing marketis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1, 25(3): 273–289.
- [13] 闫小培, 周素红. 信息技术对城市职能的影响: 兼论信息化下广州城市职能转变与城市发展政策应对. *城市规划*, 2003, 27(8): 15–18.
- [14] Pacione M. *Urban Geography: A Global Perspective*.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15]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1994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5.
- [16] Champion A. Urbanization, suburbanization, counter-urbanization and re-urbanization//Paddison R, Lever W. *Handbook of Urban Studies*. Beverly Hills: Sage, 2000.
- [17] Mercer J. North American cities: The micro-geography//Boal F, Royle S. *North America: A Geographical Mosaic*. London: Arnold, 1999.
- [18] 陈波翀, 郝寿义, 杨兴宪.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 *地理学报*, 2004, 59(6): 1068–1075.
- [19] 顾朝林, 张敏, 张成, 等.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地理科学*, 2007, 27(1): 1–8.
- [20] Ginsburg N.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 in Asia: A new spatial paradigm//Ginsburg N, Koppel B, McGee T G.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1.
- [21] 冯健, 周一星. 近 20 年来北京都市区人口增长与分布. *地理学报*, 2003, 58(6): 903–916.
- [22] 李加林, 许继琴, 李伟芳, 等.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用地增长的时空特征分析. *地理学报*, 2007, 62(4): 437–447.
- [23] Kontuly T, Wiard S, Vogelsang R. Counter-urbanization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86, 38(2): 170–181.
- [24] Nucci A, Long L. Spatial and demographic dynamics of metropolitan and non-metropolitan terri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1996, 1(2): 165–181.
- [25] 黎云, 李郇. 我国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规划*, 2006, 30(10): 14–18.
- [26] 李诚固, 郑文升, 李培祥. 中国城市化的区域经济支撑模型分析. *地理科学*, 2004, 24(1): 1–6.
- [27] 李若建. 我国城市人口空间特征变化分析. *人口研究*, 1991, (5): 34–37.
- [28] Liu X H. Estimat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using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ry. Santa Barbar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
- [29] 杜国明, 张树文. 基于遥感的城乡人口分布模拟. *遥感学报*, 2007, 11(2): 252–256.
- [30] 辜胜阻. *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 [31] 崔功豪. 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城市规划*, 2006, 30(增刊): 41–43.
- [32] 许学强, 周一星, 宁越敏. *城市地理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 [33] 陈才. *区域经济地理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34] 景普秋. *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 [35] 周振华. *崛起中的全球城市: 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36] 简博秀. 全球化观点的中国都市与区域研究. *地理学报*, 2004, 59(增刊): 93–100.
- [37] Frobel F, Heinrichs J, Kreye O.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38] Stropfer M. Territories, flows and hierarchies in the global economy//Cox K R.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Guilford, 1997.
- [39] Scott A J. *Global City –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0] 徐康宁, 陈健. 国际生产网络与新国际分工. *国际经济评论*, 2007(6): 38–41.
- [41] Helleiner G K. Manufactured exports from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multinational firm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73, 83(329): 21–47.
- [42] Arndt S W. Globalization and the open economy.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997, 8(1): 71–79.
- [43]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02.
- [44] Porter M E. *Compara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 [45] Sturgeon T J.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 A new American mod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2, 11(3): 451–496.
- [46] Dicken P, Lloyd P E. *Location in Spac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Economic Geograph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0.
- [47] 何深静, 刘玉亭.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国际研究新进展. *国际城市规划*, 2008, 23(4): 7–11.
- [48] 高云虹, 曾菊新. 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及其动力机制. *经济地理*, 2006, 26(6): 965–968.
- [49] 宁越敏. 上海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重构. *城市规划*, 2006, 30(增刊): 44–45.

Study on the Territor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LI Shaoxing¹, YAN Peixia², JIANG Bo¹

(1. Shandong Academy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Jinan 250013, China;

2.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02,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presented by the two-way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embedding to each other, which introduces unprecedented changes to territor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us to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The new territorial divis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cale transition from regional division in a country to a global level and the form evolution from the inter-industrial and intra-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to the intra-product division of lab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alue chain and the territorial relationship restructuring accompanied by the scale transition and form evolution.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not only signifies the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ces, but also includes the urban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form, inter-city flows, the ties among cities,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ts evolution and so on.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division of labor has not only resulted in the changes of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but also stimulated the birth of new spatial forms of urbanization. Through distinguishing the general process, the core elements and the peripheral elemen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echanism that territorial division influence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new territorial division of labor;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relationship; mechanism; Yangtze River Delta

本文引用格式:

李少星, 颜培霞, 蒋波. 全球化背景下地域分工演进对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影响机理.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8): 943-951.